策海昭明文選摘二十卷

金谿張應雷選

班叔皮王命論摘

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䏻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

偃起在此位者也。是故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

頊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
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
宰相封侯。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
決矣。

曹冏六代論摘去封建外戚内豎

昔夏殷周之歴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
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
傾危而莫救。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

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
用參異同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
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
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
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平江負固方
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
於唇吻斯豈非信任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
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

滅於楚。鄭兼於韓。曁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故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秦觀周之獘。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恵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覩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

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
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
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
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
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
折。尾大難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
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
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
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
稷。安固國嗣也。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

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絶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竪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右王命六代二篇渾雅之文與六朝駢儷浮靡者不同

激心

嵇叔夜曰。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移俗

嵇叔夜曰。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蒸性染身。莫不相應。險居山峒之民頸多有癭晉地多黃齒

養生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滋味煎其腑臟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其能久乎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

理阈通引

欲速

今以躁進之心。涉希靜之途。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用才不可限地。李斯諫逐客節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隨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禮記注曰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

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駃騠不
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
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
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
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叩缶擊甕而就
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

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

鄒陽上吳王書士感奮歸義志不合則難行。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

武力鼎士。袪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節

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趙分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珍味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昔者司馬喜臏脚（脫膝）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不能自免讒諛。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李肅遠運命論節

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

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
秦伯。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
三略之說。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
也。及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
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市公也。孔子曰。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運命
之謂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七世九世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六世八世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譬如水也通之則為川焉塞之則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而一也

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思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漢也。盖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盖笑蕭望之踆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必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軍士鬢結）而守廄吏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覩矣

不愛其身。而畜（亦也）愛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此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也

（文選駢儷大率類此孝標連珠體尤甚才人雖泛而用者須以大雅為主）

陸士衡論武功成　豪傑附

吳武烈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廟門之內）

恭
烝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嘷
闞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旋皇輿於夷庚，藏車之所反
帝座乎紫闕。向南面以朝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束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
士希光而景騖。或以名聲光國，或以器任幹職，或以
諷議舉正，或以敏達延譽，或以機祥協德，或殺身以
衛主，或彊諫以補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鐵，
望飈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

風行遐圻。烽燧罕警。封域寡虞。

陸士衡五等論封建尾大之弊

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豊。瑕隙也遘自三季。韋昭曰桀紂幽王為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

鑒古

成湯親照夏后之鑑。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委運

劉孝標曰。生之無亭毒之心。老子曰亭之毒之亭品其形毒成其質死

之無虔劉殺也之志。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爍石。

宰衡之與阜隸。容彭高壽之與殤子。

夫靡妙也顏賦理。楚詞物之不齊哆嗚口不正鵂鶹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

異相

劉孝標曰。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撫鏡知其将刑。蜀志張裕臨鏡自知壓紐顕其膺録。左傳楚恭王五子無適群望請神擇之當壁而拜壓紐者主社稷

士不遇而臧否混

火炎崑嶽。礫石與碗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

才非不傑。主非不明。而碎結緑之鴻輝。残懸黎之夜色。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緑而為天下名器是使渾敦帝鴻氏不才子檮杌

顓頊氏个才子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八凱之二耕芸於岩石之下。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爾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劉孝標論交此等文體極入才人之目只頗存經世者知而少用以契上乘

草虫鳴而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喻交不可絕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貢禹喜王陽之登罕生逝而國子悲。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子產聞子皮死嗚哭之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香合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聲和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

人始唱鶴盖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吐漱興雲而呼吸下霜露勢交富埒陶白陶朱白圭貲巨程羅程鄭羅裒山擅銅陵鄧通家藏金穴光武郭后弟況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巢宵燭之末光甘茂自比處女以布席易餘燭邀潤屋之遺澤魚貫凫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左氏晉公子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賄交

陸大夫宴喜西都。陸賈負名當世陳平以五百萬錢遺之以資食飲郭有道人倫東國。郭泰善談論與李膺同舟人望之如登仙輩有道不應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溫郁。燠同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攀其鱗翼。丐其餘論。談交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顏子冉子曾史蘭薰雪白。曾參史魚舒向人名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司馬長卿楊子雲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撤。

文侯賦微風影擎令氣輕浮雖共工之蒐隱慝惡驩兜之掩義皆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帚便辟導其誠量交。此採止可資啓東之用若經世章無所裨故海味不可以混太牢也

伍員濯溉於宰嚭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柰顕嚭既貴而譖員張王撫翼於陳相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此窮交

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

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魏武遺令臺上施六尺床設繐帳徐孺子弔死者炙雞漬酒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謂范式也

陸士衡連珠，摘詞雖緻而意不永者逸之。先用客意，後用本意，連珠體也。原章甚約。

物勝權而衡殆，重過於權形過鏡則照窮。形大於鏡言力小任重也

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各得所

欲也

頓綱深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巢父即許由遁迹箕山）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亦許由洗耳於渭）之民不發傳巖之蔓（言高士不可致也）凌飇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言君子處一化齊也）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言君臣讒間不能相通也）

飛轡（日也）西頓（夕也）則離朱（明者）與矇叟（韓詩曰矇叟奏功）收察懸

景亦指日東秀。出也則夜光珠也與碔砆類玉者匿耀。言功遇時而可立也

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言不可有成心也

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管絃之契。執簡御煩之意接連珠體漢章帝詔班固賈逵等作終是小巧非經世大雅之文此上可備引用耳

張華女史箴節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母為結帨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昭清懿。晋文之佳者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楚莊好獵樊姬不食野味王乃止衛女矯桓。耳忘和音。齊桓好淫樂衛姬不聽以厲桓公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死而不恡。漢孝元觀獸開熊逸出圈攀檻欲犯上宮人皆走馮婕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殺熊上問何故當熊馮曰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益敬重馮

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班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乎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

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萬里。絶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班孟堅封燕然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范甯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楊雄河東賦曰奮雷鞭驂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絕

大漠斬溫禺單于子弟以釁鼓血尸逐單于之異姓大臣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單于號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玆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明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

封神兵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節 此段隱逸可採然晉風放達長傲於此可見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漫污也之羶腥。尚子平。家貧為縣功曹休歸入山負薪賣食臺孝威。魏人隱武安山鑿穴而居採藥為業火加。狐露。毋凡見驕。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此晉風也故使榮進之心

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之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嵇絕之文

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伯成子高為堯諸侯，辭爵而耕。禹往見之，子高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有焉。仲尼曰：商也甚吝。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不可自見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

已嗜臭腐。養鵞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
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莊子曰南方有鵞雛、發南
海而飛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於是鴟得一腐鼠、鵞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
欲以子國嚇我耶、
足下若嬲音撓扭之不置也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
時用耳。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
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列子曰、宋國有田夫、衣湿曝
日、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妻告之曰昔人有美戎
菽耳枲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螫於口、
慘於腹、衆哂之全篇有七不堪二不可文皆精妙但
舉業少補故逸之此等文字綠水紅蓮一朶開也

三國陸倕石闕銘　極雅麗於制策差緩

南服緩耳。杜篤論都賦追緩耳璅離題、廣記緩耳國聲從掌入、耳竅內垂、故稱緩耳、

西羇反舌。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後、故名反舌、北荒明月。神異經北荒有二金闕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

西極流精。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正東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居也

海岳黃金。史記三神仙傳海中黃金白銀為闕

河庭紫貝。楚詞注河伯所居紫貝作闕也

天靜人和。皇猷遐通。曹子建詞

陸佐公刻漏銘序節　曆法用

揆景測辰。徵音斗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徵宮遞言也、鄭

司農曰、軍井穿成、挈壺亓上、令軍衆望見、知下有井、以水守壺、使沃潤、以火守壺知刻數、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正月殄滅。攝提無紀。攝提、星名、隨斗柄所指、建十二月、若曆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机孫綽皆有刻漏銘曹子建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今皇帝有天下。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十洲記天漢三年、西國進靈膠四兩、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火中寒暑乃退陸机刻漏賦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啓閉。箭異

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勲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曰黄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擊刀拜吹。聚木乖方。（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鐸又鄭玄曰兩木相敲乃行夜時也、）銅史司刻。金徒抱箭。授受靡諐。登降弗爽。

曹子建誄王仲宣

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存亡分流。
夭遂同期。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也

潘安仁誄楊荊州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阿衡伊尹矯矯陽侯。晉之瓜牙。降年不永。玄首未華。漢書樊唯上疏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目睇毫末。心筭無垠。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倉盈庾億。國富兵強。背慝不作。穆如和風。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埸分流。折

衡萬里。對揚王休。瀞目典墳。縱心儒術。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傳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將死不忘楚社稷可謂忠矣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將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王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告君於是召伯玉而退子瑕伊君臨終。不忘忠欵。寢伏牀苐。念在朝廷。朝達厥詞。夕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襃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

日昃景西。望子朝陰。歸鳥頡頏、行雲排徊。

詠夏侯常侍

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如彼隨（珠）和（玉）。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

詠馬汧督被圍

爨陳焦之麥、揥（音廢 剔也）梠（楣也）摘（也）椳、之松。用能新芻、不匱。人（竊）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莊子歷馬 注皂歷也）臨、危奮節。保、穀、全城。

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股裏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

漢明帝時。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仇。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此忠孝義烈之流。未之或遺也。

聲勢沸騰。挂落烱熾。旗旌電鍔。戈矛林植。彤珠星流。

飛矢雨集。偵以瓶壺刺也列割以長塹。鉎未見鋒。火以
起熖。

顔延年誄楊給事戰死

誓命沉城。佻獨行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朔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轊。衛野有委骸。士卒從軍死者為轊歸其骸轊小棺憑巘結關。賀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凉冬氣勁。塞外草衰。鳴驥橫厲。霜鏑高翬。猶飛也

顔延年誄陶靖節

觧體世紛結志區外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絇音劬屨頭也緯蕭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為薄以充糧粒之資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莊子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林屏焉家人忘貧者與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儔幽

告終。傃向也懷和長畢。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宵盤晝憇。非舟非駕。

謝希逸作宋孝武貴妃誄詞

律谷罷煖。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之。至生黍。龍鄉輟曉。陳留風俗傳曰。宋帝陵龍鄉出鳴雞。照車琛去魏。連城璧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寂也悼泉途之已宮。風俗通曰掖宮巡步櫩而臨蕙路。上林賦步櫩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集重陽而望椒風。楚辭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栢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玄丘烟音因熅。瑤臺降芬。列女傳堯時簡狄與其姊妹浴於玄丘之水玄鳥御卵過而墜之有五色簡狄吞之遂生契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即簡狄也高堂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襄王遊於高堂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神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瞻星比婺。漢書曰此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虜麗絺綌。出懋蘋蘩。翼訓如娙。列女傳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贊軌堯門。堯十四月生漢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十四月而生帝故號其宮曰堯母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陳風緝藻。臨柔分微。鬟如

之華。寔邦之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皇儀璩式。帝女金相。

聯跗齊頴。接萼均芳。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文帝立武為代王叅

為梁王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八頌裔和。六祈輟沴。周禮占人

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六曰說沴謂沴沴祉福也衡總減容。

衡軏也總著馬勒容謂幨車也翬翟毀袵。翟雉也幃衣畫翬也袵衣衿也掩綵瑤光。

収華紫禁。貴妃所處以瑤光為殿帷軒夕改。茀帳也輅晨遷。劉熙釋名

曰容車婦人所乘小車也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遺

綫。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晚也庭樹驚兮

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階撤兩奠。庭引雙輴。殯車也淒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穆王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日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登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隧墓道也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

沈休文彈王源良賤締婚

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同穴於輿臺之鬼。左氏曰皁臣輿僕臣臺點世

塵累將被比屋。

阮嗣宗言禮士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李陵答蘇武書節論胡俗

自從初降。以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鞲〔臂衣也〕毳幙。〔氊帳也〕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

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又自悲矣。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節論死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道理顔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謂械繫其次易服受辱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言威為人所制約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荊楊淮濟之間。罵奴曰獲。燕齊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罵奴婢之醜稱也。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

孔文舉論盛憲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
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
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
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
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要爲
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
非欲以騁道。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
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
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
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
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

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此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朱叔元與彭寵書節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固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頗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内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王莽時朱浮勸收士心多發諸郡倉穀以贍士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不迎其母又受貨財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乃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任昉劾曹景宗玩寇頓兵

臣聞將軍死綏綏却也左氏注退軍為綏步無却顧望避敵逗

撓有刑。郢州刺史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兇威。而且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指縱非擬。獲獸何勤。負擔繞弛。鍾鼎遽列。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晉侯以女樂二八賜半與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江文通獄中陳情宋建平王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燕惠王譖而繫獄仰天而哭六月飛霜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齊少寡無子姑為左

殺誣寡不能辭故告天而雷擊景公臺虧名為辱。虧形次之。尹子曰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若使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寃。不愧於沉首。齊景公出遊蔓丈五來見無首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斷丈夫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掘之五頭共孔明厚葬之鴻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為亭長龔壽所殺取其財致富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而奏殺之

枚叔上書諫吳王勿反

夫舉吳兵以訾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

夫漢幷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絶於郊。其珍恠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絶。水行湍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俯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所為大王安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言吳國富

大亦可長守乃萬取千馬之意

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出引子貢之言

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

欲湯之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

去火而已

別嫌

鄒陽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紂下朝哥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墨子迴車

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節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漢書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五百人亡入海上高帝恐其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後漢書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使岑彭諭其降鮪曰大司徒被害鮪與其謀罪甚不敢降彭還白上指水曰河水在

此吾不食言、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馬、穆生曰、可以去矣、遂謝病去、後戊遂應吳王謀反、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上書諫吳王、不聽、去之梁、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按輿地圖部署兵

隗囂納王元之言。後漢書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

彭寵受親吏之計。事見朱浮書下

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魏文帝與鍾大理論玉

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通俗文曰猪脂在要曰肪、黑譬純

添赤擬鷄冠黄侔蒸栗。出王逸正部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節

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

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

應休璉與廣川長書論旱節

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爍，草木焦卷。處凉臺而有欝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高誘曰，土龍致雨，玄寺道場也。泥人鶴立於闕里。文選注，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於旱無関。六朝文尚駢，引類如此，一實一空。後世喜六朝者，文多杜撰，故用者當酌之。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甯莊曰，周飢克殷而年豊，邢方無道而衛伐之，師興而雨。

應休璉與從弟君苗書節

適意高尚

風伯掃途。列仙傳赤松子為風伯黃帝[illegible]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波奉[illegible]式跡也茅茨。涼過大廈。大屋扶音夫四指為扶寸肴脩。味逾方丈。尚書大傳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逍遙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菀音鬱詩曰菀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若未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切讚善。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命中青雲之上用心專也便嬛音焉稱妙七發曰便嬛即蛸蠉也淮南子雖有鈎鍼

芳餌加以便環之妙猶不能餼網罟爭得也何其樂哉。

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欲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孫子荊

南中呂興深覩天命。吳志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以歸魏蟬蛻內向。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頤為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趙景真

今將植橘柚於玄朔。曹植橘賦背江越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蒂華藟於脩陵淮南子曰夫以其所畜而游不用之卿若樹荷山上置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文身也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肴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孔德璋

籠張趙於往圖張敞趙廣漢架卓魯於前籙卓茂魯恭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薤根湯伐桀因光而謀光

曰非吾事也湯讓之光遂負石沉蔡水涓子齊人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節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謚稱號也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節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燒也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火飛也炭。有何不滅者哉。

陳孔璋檄吳將校文節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應劭曰名齊利也字不足以汙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有斧無柯何以治之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鵲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亦有識後悔者、六月田揚、雀鼠闐富、一朝刈盡、其貧如故、雀則有言、胜鼠有穴、胡不深藏、是此胥越、鼠亦有言、惟雀有翼、胡不高飛、餘粒已盡、尚此棲遲、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節

觀者未覩音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

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文節

龍輁音卭纚綍容翟結驂龍輁凶飾也容翟吉儀也輁狀如長牀天子畫之以龍轜詩曰纚繫也綍音弗引輴車也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王后五路重翟錫面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詩箋曰驂兩騑皇塗昭列吉制神路幽嚴凶飾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鄭玄曰祖為行路也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轜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旒想徽音乎珩珮行音行鄭玄曰以素絲為旒縫之旌旗以為文飾旌旗以銘功也尚書大

傳蓋后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夫毛詩雜珮以贈之毛萇曰珮有衍璜琚瑀悲黼筵之移
御翬褕以招切之重晦。周禮掌王后之六服褘衣畫翬褕畫鷂者也
降輿客位。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禮記曰
周人殯於兩階之上猶殯位乃命史官。累德述懷。
倫人倫昭儷伉儷升。有物象也有憑。依也圓精天、初、爍。明也方、祇、
地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秘其令儀而生景胄
圖光玉繩。宋有王繩啟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
誕南國。坤則順成。星軒潤飾。漢書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下節

震騰。上清朓側。尚書五行傳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詩曰百川沸騰此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令度無震騰朓側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殺長陰。撤塗弛衛。戒涼在律。秋即穸。國語火見而清風戒寒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一日而殯三月而塟楚辭曰靚杪秋之遥夜左傳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謂塟理也霜夜流唱。挽歌也曉月升魄。祖載也滅綵清都。英

體壽原。漢書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靄。戎夏悲讙。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節

翠帟。幕也舒皇。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六服詳見上

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鷖輅而撫心周禮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四輪似蜃故名周禮安車雞面鷖總

蔡伯喈撰郭有道碑文節

先生姿度廣大器量宏深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曾子曰介虫之精者曰龜鱗虫之精者曰龍

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擬華。乃尋厥根。

蔡伯喈作陳大丘碑文節

先生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江明靈曜謂天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不徼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絕世超倫。大位未躋。年已七十。遂引丘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以傳子孫）飾巾待期而已。（死期）每在袞職。四門備禮。年八十有三。遭疾而終。顧命留葬所。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寮。莫不

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曰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左傳孔丘卒魯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時縻憲。縉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王仲寶作褚淵碑文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卿琊人幼篤學為中書監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與誰歸叔譽

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

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輝。公禀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逍遥乎文雅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徽音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既延譽於遐邇。亦定婚於星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嬪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文録平陵竇叔高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

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寮朝笑

收高時已有妻不敢聞方欲迎妻以决未及而詔敕

高勳第成婚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濯纓登朝。冠冕當世。且

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是時天步初夷。僕也齊少帝被

殺還淵討亂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輯。鼓棹則滄波

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

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

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

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內贊謀謨。外康流品。

績簡帝心。聲數物聽。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弘二八之高謩。宣由庚而垂詠。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子。職悅賞於士伯者也。左傳晉侯賞士伯以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初進爵為侯。給班劒二十人。次增給班劒三十人。追贈太宰侍中。録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為六十人。

叅以酒德。間以琴心。暖有餘暉。遥然留想。君垂冬日

之温。臣盡秋霜之戒。柳子曰為君者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恕如秋霜

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

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左傳晏子死齊景公遊於菑聞而馳自以為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駃則又乘之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耶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恇動於下。恇恐也

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

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蚉蝱之一過也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

某等感逝川之無舍。哀清暉之耿默。餐輿誦於丘里。

聽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礼記衛孔理鼎銘纂乃考服國語秦來圖晉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其勲銘于景鍾常昭曰景公鐘也

方高山而仰止。刋玄石以表德。

辰精感運。楚辭注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同攄而興齊木德故曰辰精昴靈發祥。漢蕭何昴星精生於豐觀海齊量。登嶽均厚。

五官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幃幄。外曜台階。如風之偃。如樂之諧。

沈休文作齊故昭王碑文節

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一德無爽。尚書德惟一動罔不吉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吳都賦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鄢鄧。今穎川郡陵縣水陸之途三七。蜀都賦水陸所湊邑居不閑夜吠之犬。會稽父老謂太守劉寵曰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家語沈猶氏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非復烽鼓相望。歲時不息。蓋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東觀漢記曰龐參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有奇節參先往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屛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悟其意曰水欲吾清也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恤孤也弘郭伋待期之信。司馬彪續漢書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美稷數百小兒竹馬遠迎曰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恐負諸兒乃先期一日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如此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范華後漢書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送馬二十匹先零酋文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

金馬還之鶵雉必懷。魯恭為中年今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年河南尹袁安聞而異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螟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語安豚魚不爽。易曰信及豚魚故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偵伺也諜賊反間也

風標秀舉。清輝映世。宴語談笑。情灑不竭。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殷夏木殷金周火五德從所不勝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帝命燕往視之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

少頃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而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應用之興亦白其馬。僕服周王。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謝惠連祭古冢文節

黃腸既毀。便房已頹。漢書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便房冢壙中害也循題興念。上見撫俑增哀。射聲垂仁。范曄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褒問其故吏對曰此寺多是無後者褒為買空地埋之廣漢流遷。東觀漢記曰陳寵為廣漢太守洛陽城南每陰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寵問之或曰昔歲倉卒時骸骨不瘞者多寵乃檄縣瘞之哭聲遂止

王僧達祭顏光祿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

東方朔答客難

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盂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長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

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鼩鼱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楊子雲解嘲

有嘲楊子曰。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

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
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
者入無閒楊子曰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
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矯翼厲翮恣意所存
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
為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

權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

班孟堅答賓戲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矕被也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主人逌爾而笑曰。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

鈍。鈆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
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合歌曲也）
投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
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
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
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
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據傲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傾乎。且功不可虛成。名不可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〻非設辯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應劭曰遒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爲天下法式上書既終即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嫡嗣秦王薨謚爲孝文子楚代立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

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紘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皇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龢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堥敦而度高乎太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尓）

雅曰前高塋丘沇音軌 常昭曰濫音擥塋音旄 實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注傳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流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音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

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鐵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爾自娛於斯文。

酒德頌　刘伯倫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

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
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
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
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
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

史孝山出師頌節

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朔北方也楚南方也鼓無停響。旗不蹔褰。

澤霑遐荒。功銘鼎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節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

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之名也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

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慶雲應輝。皇階授木。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倉帝七百三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為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老嫗夜哭吾子白帝子也為赤帝子斬之金精仍頹。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西主少昊之神作

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以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明漢當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蕭何王跡是因。綢繆哲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位蓋群后。是謂宗臣。平陽曹參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文成張良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觀化。望影揣情。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

者賈豎易動以利今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隨難滎陽。邸謀下邑。銷印甚志蹶。推齊勸立。霸楚寔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陳平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奥。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下。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恪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

灼淮陰韓信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

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漢王與韓信會滎陽擊破楚京索間齊趙魏皆叛與楚和以信為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

代如遺偃齊猶草二洲肅清四邦咸舉乃吞北燕遂

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

功推德辭通絕楚彭越觀時弢韜迹匿光民具爾瞻

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

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
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
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士也罔極。自詒伊愧。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脫跡違難。
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

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兵敗亡入匈奴死明中 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荊王劉賈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御踐厥宇大啓淮濆安國王陵遠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主亡與亡永命是期絳侯周勃質木多畧寡言曾是忠勇惟

帝攸歎。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稀。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

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

舞陽樊噲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

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寤主。曲周酈商之進。于其

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

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反商

以將軍往擊荼𨙸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蛇地名也盧城鄧展曰地名也猗歟汝陰。夏侯
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
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頻陰灌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
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飛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
于東。陽陵傅寬之勳。元帥是承。信武靳歙薄伐。揚節江陵。
吏王殄國。俾亂作懲。悈悈廣野。酈食其誕節令圖。進謁
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
三塗。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

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轓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

之辜。我皇寔念。言祢爾孤。建信婁敬委輅。被褐獻寶。漢書

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以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虞將軍入言於上上詔見掅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

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陸賈知言之貫。往制

動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

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

叔孫通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聯三代。

憲流後昆。無知歛斂。魏無知獨昭奇跡。祭倅蕭相。貺同

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

董叟。董公謀戒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

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畧淵回。元功響効邈

哉惟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東秉。攝齊赴節。用

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愾。心若懷冰。形

可以暴。志不可凌。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疇爾庸。後

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

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綱。剱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克。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東方朔畫贊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且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

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絜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按九流中無釋家。其時佛未入中國也。周給敏捷之辯。支

離覆逐之數、支謂踈鼓所容可以食十人、漢書曰、上每使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逐、逐、剌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

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

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

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蘇林曰跆音臺鄧展曰躡也出、不、休、顯。

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例如草芥。雄節邁倫。

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

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僊神交

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父爲樂陵郡守）其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

三國名臣序贊　袁彦伯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

經略、而股肱肆力、遭離不同、跡有優劣、夫未遇伯樂、
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高祖雖不
以道勝御物、群下得盡其中、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
百姓不失其業、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
則默不如語、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
以全身、亦所以亡身、良可詠矣、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

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群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遇醉忘辭。在醒貽咎。

王文憲集序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伯禽與康叔朝於成

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王元長曲水詩序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

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
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
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
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沉冥侯巴曰嚴
君平常病不事沉冥而死亦潔矣鄭玄曰適饑
意軸病也謂賢人陷居而離困病也適吾和切同律
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
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曆。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
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
曲水詩序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
疾病祓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
日躔直
連胃維。月軌青陸。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婧
曰左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
預左氏傳注
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

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

豪士賦序　士衡

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廣樹恩。不足以斂怨。勸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斵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斵希有不傷其手

三都賦序　皇甫士安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造物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

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没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雖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

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遽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欀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illegible]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

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
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曩者漢
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撫
據函夏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
琦可以偏王而卻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
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
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
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

與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

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盖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

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
詳畧不必改也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
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
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
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

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
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
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
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
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
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
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
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
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
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
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
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
出於傳。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

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

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

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

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識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教。典謨訓誥誓命之

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文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

覃思傳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毛詩序　　卜子夏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文選以宏愽駢麗為主。而混毛詩序於群序之中。選文選以大雅經世為主。而括毛詩序於全卷之末。示文林之歸宿也。觀此篇文字純粹正大。挾策者闡明道德敷陳禮樂臧否人物。自成盛世之文。又安用奇怪浮愽為哉。可為同志道、

策海二十卷終